

生命起源的追索与文化涅槃的重现

——论莫言小说中的“白衣盲女”意象

翟传鹏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莫言小说中的“白衣盲女”这一意象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由文本呈现的美学元素来看,这一意象是真和美的化身。这一意象同时包容了关于生命、文化起源的追溯与预设,而融汇于其中的时间意识尤堪重视。以这一意象为主体的“女神再生”的建构则是解决“种的退化”这一文化命题的必由之路,在这一意象之上,蕴含着生命、文化涅槃等重大主题。

【关键词】白衣盲女; 生命; 文化; 神话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08)04-0091-04

“白衣盲女”这一意象在莫言小说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①长期以来也不为学界所关注,然而这一意象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言尽意远性却不容忽视。如果将莫言建构在“高密东北乡”的诸多小说看成一个系列或是一个体系的话,这一意象便有其“根”的定位与作用,它包含着生命的起源、成长和涅槃等诸多命题。

一 白衣盲女:真与美的双重变奏

用神话原型的理论去反观希腊神话中的诸多盲人形象,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大多都是智慧与先觉的化身。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具有超拔感与超验性的大彻大悟,是一种常人所能及的高超洞察力与非凡感受力。他们往往披着神秘的面纱,以一种先觉先慧者的形象出现,所代表的是一种永恒的真与包容一切的善。

因无意中窥见雅典娜出浴而被判失明的忒拜先知忒瑞西阿斯(Tiresias)便是一例,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上古文化对盲人超验能力的建构。忒瑞西阿斯是七雄攻忒拜时期能与神直接对话的最伟大的预言家之一,正是他预言到了俄狄浦斯杀父娶母这一“必然事实”。而其女曼托(Manto)亦成为了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女预言家:“在她所主管的神庙里,人们常常看见一个老人时来时往。她教给他充满活力,甜美和光辉的诗歌,这些诗歌不久便传遍希腊。这老人便是迈俄尼亚的歌者——荷马”(Homer)。这样的一种传承关系真实地反映了原始初民对盲人以及其所代表的巨大超验能力与高超智慧的崇拜,因为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对自我心灵进行审慎观照,才能与超验神祇进行深层次对话,从而达到一种常人所能及的状态。

莫言笔下的白衣盲女形象亦是如此。在《秋水》中,当黑

衣男人与紫衣女人间的关系达到白热化的剑拔弩张之时,白衣盲女却依然不为之所动所惊,依然在唱着一曲颠来倒去、古朴却又稚嫩的儿歌。动与静、纷扰与内敛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白衣盲女也正是在这种特立独行的表现中加重了其业已具有的神秘感,愈发使人捉摸不透。而这种神秘面纱背后所掩盖的,是一种沁入骨髓的真实感与深刻感,它折射出的是社会现实的荒诞与麻木,是道德沦丧与人心不古。白衣盲女的内敛、审察与古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家和先知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那种不为外物所役、直指内心的处世态度与行为方式是一脉相承的,也正是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将真与善的理念推演至极致。

《丰乳肥臀》中盲女上官玉女的形象与之休戚相关。与上官金童因遭际纷繁多杂而造成的喧哗与骚动相比,玉女虽一生亦是坎坷多磨,然其身上体现更多的则是一种静谧与安宁。因其盲目,玉女一生都处于弱势地位,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历史伦理对个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压抑与戕害。玉女一生都未能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以她的“沉水自溺”表达出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与对人性真情的热切呼唤。玉女虽是一盲人,但“不睁眼看破了世上风情,人都说盲人心如明镜”。她虽感情细腻却拙于表达,“二十年里沉默寡言,心中长存着愧疚,饭不吃饱你认为自己是家中的拖累,衣不穿新大家以为你不清新旧。其实盲人也有爱美之心,你心中有我们凡夫俗子看不见的风景。”这是一个感恩的人,这是一颗至纯至真的心,这是一个纯洁而伟大的灵魂。她以她的沉默寡言,她以她的自尊自爱,她以她的内敛与善感,抗拒着这个浮躁而急功近利的世俗世界。现实的纠纷与她无关,众生的喧哗与她无扰,世人的骚动与她无染。她与这个世界始终保持着一一种貌合神离的关

【收稿日期】2008-04-16

【作者简介】翟传鹏(1983-),男,山东鱼台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系。这种距离感,使得她能“出淤泥而不染”,始终站在他者的立场上,对这个世界进行审慎地观照。玉女这一形象的建构,实际上是作者以一批判的态度为读者揭示出了历史、现实的种种荒诞不羁,历史伦理、集体意志对个人、个性的压榨与巧取豪夺。玉女始终以一种微笑的超脱态度来看待历史与现实,她是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是一种更高的真与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玉女未尝也不是理性与智慧的化身。

与这种超验的智慧与真相关的,是白衣盲女身上所表现出的美感。

《秋水》中的白衣盲女给人一种仙风道骨、超尘脱俗之感:“五官生得靠,鼻梁如一条线,双唇红润小巧,双眼大大的”,“悠悠飘飘,似梦幻中人”不唯此,她还“童音犹存,天真动人”。细读此文,黑衣男人与紫衣女人间的冲突来源于二人的世仇(紫衣女人的父亲老七为黑衣男人所杀),而这种世仇归根结蒂又是源于白衣盲女。在作者隐晦而又奇诡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想象出白衣盲女在黑衣男人与老七错综复杂的关系之间所产生的作用,佐以同一时期莫言大作《红高粱家族》,“情仇”这样的一种脉络就更加分明。^②如文本中所暗示的,这种“情仇”产生的根源不外乎白衣盲女的美貌,由此,白衣盲女的这种美貌理所当然地成为故事建构的根基。令人赞叹的是,莫言将这一建构充分地背景化,直到小说的最后,我们才于朦胧中窥豹一斑。更令人击节称赞的是,文本中的白衣盲女这一“麻烦制造者”置于矛盾的漩涡中却似乎毫无体察,以一种超脱事外的“深沉神秘”见证人世间的纷扰与繁芜,俨然成为先知者与女神的化身。

《丰乳肥臀》中的上官玉女亦是作者塑造的貌美理想女性形象:“鼻梁高耸,脸皮白皙,一头柔软的金发,脖子细长,像戏水的天鹅”,“额如蟹壳,目如深潭古井,鼻挺嘴阔,双唇娇嫩如玫瑰花瓣”,“亚麻色头发如光滑的丝绸,眼睛仿佛水晶石”,“双乳像小红马的玉蹄”,“她的美丽的身体倾国倾城”。并且她的美“是未经雕琢,自然天成的,她不懂得梳妆打扮,更不解搔首弄姿,她是南极最高峰上未被污染的一块雪。雪肌玉肤,冰清玉洁,真正的,不掺假的。”“无论在何等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八姐都是迷人的”。

如同《秋水》中的白衣盲女一样,上官玉女的美也是自然天成的,这种未经雕琢的美还原了美的原生态,是一种真实而又质朴的美。这种朴素无华的美背后,是一种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这种真性情之美,舒缓而沉稳、久而弥淳,给人以蔼如之感,平淡兴远。

值得注意的是,白色调在莫言的色彩感觉狂欢中占据一特殊的地位。如果说红色调在莫言小说中构建出一个个壮美意象的话(以《红高粱》、《红树林》为例),白色调的基点则是优美的(这在《白狗秋千架》、《白棉花》中皆有体现);前者以动见长,后者以静取胜;前者是炫目多彩、众生喧哗的,后者是质朴无华、小径通幽的;前者是暴烈的、激动的、催人奋发的,后者是平和的、波澜不惊的、甚至带点淡淡忧伤的。两种色调相较,充分显示出了直与曲、刚与柔之别。

二 白衣盲女:时间的雕琢与生命的起源

时间意识是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不可或缺的。中国

古典诗学中的“伤春悲秋”主题及其所代表的佳作,无一例外的都有时间意识浸染其中。现代意识流小说也对时光进行着细致入微地刻画与雕琢。时间意识所带来的,是读者自身体验与文本独特经验的完美契合,是一种在时间向度上对种种纷繁存在与杂乱思绪的深层次思考。这种时间中的经验与体验亦是作者与读者寻求精神避难与救赎的场所所在。

《秋水》予人的首先是一种时间上的蛮荒感,作者借助这短短的篇幅,分明演绎了“创世纪”与“诺亚方舟”两大神话。“那时候,高密东北乡还是蛮荒之地,方圆数十里,一大片洼涝,荒草没膝,水汪子相连”,就是在这样一种类似“史前文明”的环境中,因“淫奔”而至此的“我爷爷”、“我奶奶”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史”。这一历程,是对伊甸园神话的讽刺式运用。《秋水》“创业阶段”的蛮荒却又自由、祥和的精神指向与伊甸园的自由祥和的精神主旨可谓是异曲同工。如若说亚当、夏娃因受欲望的指引而被逐出伊甸园的话,“我爷爷”、“我奶奶”同样是由于欲望的唆使——“我父亲”的降生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力量雄大、视野宏阔、造境奇特的戏仿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若从一个较为宏通的视角来反观莫言“高密东北乡”文化地理的建构与“红高粱”家族史建构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秋水》处在一个“根”的位置:正是在这里,“高密东北乡”的第一批生民开始扎根、生存乃至“创世”。以此文写作的1985年来观,其时“文化寻根”与“寻根小说”正发展的如火如荼,莫言的此篇小说亦应归入“寻根小说”的大潮之中。与其他寻根小说相较而言,莫言这个短篇毫不逊色,这种寓言式的写法有其自身特色,而这种寻根的取向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与借鉴亦是独出心裁。

白衣盲女的出现,又是对大洪水与诺亚方舟神话的借鉴与戏仿,亦是继“创世”之后,对生命、文化起源的又一隐喻。洪水在莫言那里,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在这个短篇中,莫言将这种历史记忆成功地转化成审美意象,在白衣盲女这一形象身上,寄寓了无比丰富的内涵。作品将洪水的到来与父亲的降生融合在了一起,极富戏剧性。而父亲诞生时的场景又与耶稣之诞生有极大相似之处,换句话说,莫言在“父亲”身上,反讽式的上演了耶稣诞生这一场景,这一象征奇崛而简洁,极富艺术张力。在《秋水》的叙事中,“我爷爷”、“我奶奶”所居住的草棚,成为不折不扣的生命与希望的载体,成为物种起源的又一“根”所在。在这一现代的诺亚方舟之上,人们仍然免不了勾心斗角,在新生命(“我父亲”)诞生的同时,依然不能排除凶残、暴烈与杀戮。在作者笔下,这些场景的讽刺意义昭然若揭。

需要注意的是,白衣盲女乘瓮而来,她的出现与维纳斯的诞生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她们都来自于水,是水给予了她们生命,同样也是水使她们的生命承受了考验与锤炼。白衣盲女诞生于瓮,而维纳斯诞生于蚌,其相似性一目了然。作者在“盲女—女神”这一意象建构上,可谓之用心良苦。这又是作者在生命起源问题上的一大建构。

《丰乳肥臀》中的上官玉女一生坎坷而凄美,诡异而神秘。她的身上充满着灵异与静穆:“八姐神秘,与几十年前从滔滔的洪水中坐瓮漂来的白衣盲目女人有相似之处。那个

女人繁衍了司马亭、司马库这样的古怪新奇的后代,她坐瓮飘来,又乘风而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身世如同死谜,何人能猜破?谁也猜不破。”由莫言的人物谱系来观,那个“几十年前从滔滔的洪水中坐瓮漂来的白衣盲目女人”显然就是《秋水》中的白衣盲女,在人物的建构上,上官玉女与白衣盲女两人具有内递性与一致性。而事实上也是如此,生命体征与性格特征的相似性且不论(盲目、美貌、内敛、慎独),上官玉女最后的归宿——沉水自溺就充分表达出了这一意象内理的一致性与完满性。上官玉女以其沉水自溺完成了“白衣盲女”这一人物意象结构宿命般的生命轮回,关于生命起源的建构在玉女身上戛然而止。

莫言在《秋水》中所描绘的白衣盲女的那种不知来自何方,不知去往何处的生命的无助与苍凉感从那时一直延续到了《丰乳肥臀》那里。作者反复地运用这一意象,其含义也是极为深刻的:白衣盲女代表的是一种对生命本原的苦苦追寻与探问,一种对人的存在方式与存在状态的形而上的思索。这是一种生命的本体论,同时也是一种美学的本体论。白衣盲女的意象显然是对潜藏在人们心中的对大洪水所带来的恐惧感的审美性体验与表达,是远古人们逃避灾难,保存希望种子的审美性再现与现代性阐释,是对“诺亚方舟”神话的审美性的颠覆与重新建构。

而这种生命的无助与苍凉感之所以能发人深省、感人至深,是与作者对时间的细致雕琢密不可分的。《秋水》的前半部分描绘了“创世纪”的艰难,寥寥数语,艰辛与快乐并存,困难与救赎并重的场景活灵活现。洪水的到来使得原先洋溢着的一股生气、一丝愉悦消解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苍凉宿命感与肃杀之气。在“诺亚方舟”上所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时间的刻度上被丝丝缕缕地雕刻得淋漓尽致;在时间的向度上所演绎的“生死疲劳”,被描绘得丝丝入扣。从而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深邃的想像空间。经时间向度洗礼的故事别有一番情致,这种叙事解构了叙述内容的严肃性与崇高感,而以一种反讽的面貌出现,但在这其中所交织的感情却是实实在在的,是超越于文本之上的。这种感情平稳而深厚,凄冷而沉郁,荒诞而又辛辣,呈现出一种丰富性与异样的美感,使读者在感觉酣畅淋漓、入木三分的同时,进入到一种对历史与未来的反思与警策之中。

《丰乳肥臀》中对上官玉女的描绘也是如此,作者意绪和历史记忆与想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历史的宿命感、高洁而彻骨的孤独感与义无反顾的崇高感完满统一。在一段大跨度时空中,作者缓缓注入了其源于苦难而沉潜凝聚了的悲情,使得这部浑然天成的作品具有了一种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使得读者在痛苦、迷茫与抉择之后,能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与体察。

三 白衣盲女:“种的退化”之反照与“女神再生”之建构

莫言从《红高粱》起,一直在努力营建一种狄俄尼索斯式的“红高粱精神”,呼唤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他笔下的女性大都有悖于传统的温柔敦厚之美,而是敢爱敢恨,能生能死,既叱咤风云,又风流多情,张扬着一种原始野性,高扬着鲜活的生命力。她们一般都有着超出常人的欲望,有着常人所不能

及的魅力与魄力。她们是民族血性的真正延续,也是民族精神强有力复兴的希望所在。相形之下,男性形象则大打折扣,多多少少地被渺小化,边缘化,所塑造的人物或苟延残喘,或懦弱无能,或安分守己、听天由命,或醉生梦死、得过且过。他们往往在现实生活中消磨尽了生命的力量与热情,只剩下行尸走肉般的虚空的躯壳,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虚幻的意象中去寻求光和热。

与之相关的,是“种的退化”的观念。莫言在《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了“纯种”的概念,此后“纯种”与“杂种”这一对概念多次出现在其作品中。《红高粱家族》整部作品充斥着对“杂种高粱”的厌恶之情。“纯种”被“杂种”所取代,种的生命力的退化由此可见一斑。张志忠在《莫言记》中写道:“莫言的作品,总是要写到两代或者三代人的,总是要在几代人之间探讨其遗传变异的”,而且家族成员总是一代不如一代。新生的一代,较之他的父辈祖辈总是负担过多,总是显得老气横秋,缺乏生命的张力。《秋水》中对于生命起源的描绘也可以看作成关于“种的退化”命题的追索与前奏。作者对于蛮荒时代的热情讴歌,是建立在对现实“种的退化”不满的基础之上的。

“种的退化”命题的提出,显然是与当时的文化寻根热潮须臾不可分的。在莫言那里,男性形象的猥琐与“种的退化”休戚相关,二者是正题反题之分,而二者的合题则指向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中华古老文化的重建与涅槃。正如梁漱溟曾说,中国母性文化有着“幼稚,老衰,不落实,消极和暧昧”等种种弊病,中国人身上缺少西方新教伦理影响下的那种“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具有伦理色彩的”的开拓、“劝世”精神,“种的退化”因而成为中国母性文化影响下的必然产物。作者借助这一命题,批判了中国文化固有的种种弊病、中国人身上所展现的种种劣根性,从而完成了其对自己“寻根”体系的建构。

若莫言的作品只局限于“揭伤疤”,或无甚可观之处。在与西方文化进行充分比较的同时,莫言也在探索中国古老文化的重生之路,而“女神再生”正是题中之义。

红高粱系列小说所引入的“红高粱精神”是一种充分张扬个性与野性生命活力的精神,这种生命狂欢精神在莫言此后的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并得到逐步完善与发展。这种生命的野性与狂欢,是人类童年时代记忆的反观与重现,是先祖生活面貌的原生态还原。这种野性与狂欢剥离掉了文化的种种规约,褪去了社会所赋予的种种道德伦理价值,探讨的是生命的本体存在。如上文所及,这种野性与狂欢在众多的女性形象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者试图以此来还原中国母性文化的史前面貌,并以此来完成其自我文化认同。以神话原型来观,莫言笔下的这诸多女性则未尝不是女神形象的重新营造(这种情况在《丰乳肥臀》那里就变得更为明显,作者显然是以母亲来隐喻大地母神)。作者就是在这样一种女神的营造上寄寓了解决“种的退化”问题的希望。

《秋水》中“盲女—女神”的建构,代表的是一种对生命与文化起源的追索与叩问,以及对返璞归真的文化状态的向往。那种蛮荒状态下人们所表现出的野性与生命力,是“积

淀”已久的中华文化所欠缺的,也正是其所要更正之方向。《丰乳肥臀》中的上官玉女与其孪生弟弟相比,更多地继承了中国文化中更富生命力的一面。她沉默寡言却又心如明镜,她虽纤弱无力却又坚强刚毅,她敏感聪慧而又善解人意。与上官金童相比,她经历了更多更沉重的苦难:饥饿,病痛,颠沛流离。她虽终生生活在黑暗中,眼中却总能闪耀出悲天悯人的光芒。在她身上,见证了中国文化所不能承受之生命之重与死亡之轻。正是她继承了其母的伟大人性品格:博爱无私,勇敢坚毅,顽强不屈以及柔韧忍耐。而这,也未尝不是当下所要承袭的中华文化的精髓。

在《秋水》中,白衣盲女可视做是维纳斯女神在现实中的重生与再现。她所带来的是新生、是希望,是古老文化所未有的异质因素,即狂热的生命与原始的野性。《丰乳肥臀》中的情形也一样,白衣盲女繁衍了司马亨、司马库这样古怪新奇的后代,而司马家的后代所具有的,恰是上官家的男人们所欠缺的:血性与阳刚。这种古怪新奇是司马家后代的魅力所在。这种古怪新奇是对上官家的男人们而言的,也是对民族精神而言的。民族精神所需要的,亦即莫言在文本中所大声呼唤的,正是这种代表着血性与阳刚的古怪新奇。这样,况味就出来了,上官玉女既然与白衣盲女极为相似,她也就具有白衣盲女所具有的符号特征,她也就具有繁衍古怪新奇的血性男儿的能力。作者就是在这一人物身上,寄寓了“种的改良”的希望,并希求从中找到一种途径,即一种生命的涅槃与文化特质的重建。上官玉女以其沉水自溺,完成了这一过程。

我们知道,男性的生命历史是线性的,具有代代相传的呈递性;女性的生命历史是圆形的,具有循环往复性。生一死在女性的圆形历史那里,本就无特殊的界限。玉女的沉水自溺,实际上是对母亲子宫的执著回归。她的充满了庄严感与崇高感的死亡,实是一种理性的涅槃与再生。在这一过程中,她涤去了生命的异质成分,涤去了文化的劣质成分,涤去了现实生活的丑恶成分。她以死亡完成了耶稣式的生命轮回,也开启了新的生命希望。作者借她的死亡,隐喻了解决“种的退化”、“父亲死亡”问题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从而使得

整部作品悲凉却不悲观,失望而不绝望,产生了浓郁的悲剧美。

白衣盲女这一意象在《秋水》与《丰乳肥臀》那里,由生命、文化的起源到生命、文化的涅槃,完成了一个宿命般的轮回。作者正是借助这一微小却又古朴简练、畅达有致的意象,寄寓了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对生命、文化的深入思考,其幽微缥缈的情致、静逸明秀的意境、言尽意远的叙述,令人能于纷乱中息心静虑、凝神观照,产生别样的功用与美。

注释:

①《秋水》(1985)中的白衣盲女形象,《丰乳肥臀》(1996)中的白衣盲女以及上官玉女形象堪称代表,本文拟以这两个文本为范例来展开论证。

②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秋水》未尝不是莫言以《红高粱家族》为代表的家族史叙事的重要一环,其精神内核也与莫言所建构的充满生命活力与野性张力的“红高粱精神”相一致。

[参考文献]

- [1] [德]斯威布.希腊的神话与传说[M].楚图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61.
- [2] 莫言.丰乳肥臀(增补修订版)[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 [3] 莫言.秋水[A].白狗秋千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 [4] 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28-30.
- [5] 莫言.在京都大学的演讲[A].说的气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120.
- [6] 张志忠.莫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14.
- [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50-254.
- [8]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Blind Woman in White” Image In Mo Yan's Novels

ZHAI Chuan - peng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Blind Woman in White” is an image with extremely rich connotations in Mo Yan's novel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esthetic elements in the text, we can see that this image represents the reality and the beauty. This image also includes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life and culture, in whic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s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ime. This image also contai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birth of Goddess”, which is the solution of the “ethnic degradation”. It also embodies the major theme of renewing of life and culture and so on.

Key words: Blind Woman in White; life; culture; mythology